

## 石景山区离休老干部

## 抗战记忆

## 李连造：日军暴行目击记

我于1922年出生在河北省唐县柏江村，父母都是农民，我从小就跟随父母在家务农，小时候家里很穷，租种地主家的地，一年到头交了租子连肚子都填不饱。记得十五六岁的时候，我们村附近就来了日本鬼子兵，日本鬼子经常到村里征粮抢粮，抓劳力给他们修工事，甚至杀人放火。从此，我们的日子雪上加霜。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村里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我那时年轻力壮，家里又穷，1939年我17岁的时候，经本村一老党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任村支部宣传委员，当时共产党身份没有公开，其公开职务是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武装委员会指导员等。

1941年，村里推举我当了党支部副书记，这段时间我们组织民兵、老百姓埋地雷、破坏铁路公路、从敌占区背粮运粮等其他急需物资、破坏鬼子封锁线、填平鬼子封锁沟等。

我们村处在太行山深处，比较偏僻，四面环山，只有一条4—5米宽的河沟路与外界相连，离鬼子据点相对较远。所以，我们村会经常被作为后方根据地，建一些临时后

方医院作为支援。当时老百姓养活自己都很困难，哪有多余的粮食给八路军呢，我们只能组织人员到敌占区去背粮运粮以及其他一些急需物资。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从敌占区地下工作者处往根据地背粮运粮，还有生活用品。每人一次背30、40斤，最近也要走一百多里路，还要经过几道鬼子的封锁线，基本上是昼伏夜行，还要特别小心谨慎，稍有大意，不但丢了粮食等物品，甚至还会丢了性命。

我组织完成的最惊险的就是一次埋雷任务。1944年的冬天，我们接到了鬼子要进村扫荡的消息，同时还接受了上级交给我们在我们村埋地雷的任务。我就到上级单位领了20颗地雷，其中有5颗大号，10颗中号，5颗小号。接受任务的时候，上级首长说，只要有一半地雷能够爆炸，你们就算完成了任务。我们边组织动员老百姓撤离村子，边组织人员埋地雷。在怎样埋好地雷上颇费了一番脑筋，我们除了在人行路上埋了部分地雷外，考虑到鬼子在人行路上遇到地雷后，肯定要走河沟里，于是，我们又将地雷埋在了河沟里。考虑到鬼子在进村后要抢东西，

我们在房门后挂上了地雷。考虑到鬼子要拿水桶打水，我们在水桶下埋上了地雷。考虑到鬼子要使用铁锹、镐头等工具，我们在铁锹、镐头等工具下埋了地雷。记得当天20颗地雷共响了18颗。这次鬼子来扫荡的人数大概有三四百人，当天具体炸死了多少鬼子不知道，但是我们却远远能看到鬼子在村头场院里焚烧火化被炸死的鬼子的尸体。所以，我们这次的埋雷任务完成得还是比较出色的。

这次日本鬼子进村后，共杀了村里8个人，烧了几十间房子，宰杀了60多头猪，抢走了200多头大牲口，我自己家的一头驴，藏在了村外的地窖里也被发现牵走。死的这8个人里面，其中有3对是兄弟，一个游击队战士和一个老病号。头一对兄弟，一个叫李斗，一个叫李良，因兄弟俩岁数比较大，都60多岁了，逃离村子不太远，躲在了一个柴草垛后面，被鬼子发现直接用刺刀刺死了。第二对兄弟俩也都60多岁了，一个叫王秋儿是哥哥，一个叫王秋月是弟弟。主要是有病跑不动，没有跑出村。当时弟弟躲在了一个草垛里先被鬼子发现，鬼子直接就把草垛点燃烧死

了，不远处的哥哥看到后，拄着破木拐用石块投向鬼子，欲和鬼子拼命，也被鬼子抓住打死了，第二天我们回到村子里发现了卧立在院墙外面哥哥的尸体，他的破木拐杖被从肛门直接插进了身体里。第三对兄弟，哥哥叫李当义，弟弟叫李连义，给地主家当长工。地主家在村头，他们可能以为离山近点跑着方便，开始没有着急，结果拉在了后面没跑出去，藏在了粮食囤里，被发现后拉出来给杀死了。还有一个是个老病号，也没有跑出去，他披了床破被子躺在了村边的一个草垛边，因为病的时间长了，说话的口音变了，鬼子以为是八路军的病号，拉到村公所给枪毙了。那个游击队员叫申腾国，那年也就是20多岁吧，他因为最后埋地雷，在撤退时被鬼子发现，先中了一枪倒在地上，鬼子看他的腿还能动，又补了一枪，他是这8个人里最年轻的。最惨的是我们村里还有一个小姑娘，那年才15岁，在另一次的鬼子扫荡时被七个日本鬼子给祸害了，从此一病不起，没多久就去世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姨家的表哥也被日本鬼子给残忍地杀害了。



李连造，男，1922年出生，河北省唐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5月入伍，1949年4月转业至石钢警队。1982年从石景山区苹果园百货公司离休。

我姨家在离我们村有二十多里路的歌马村，表哥被日本鬼子杀害后，在他尸体旁边没有找到脑袋，后来家里人找了三天，才在离他们村十多里路的一个叫柏山村的一个地窖里找到了。这些都成为我抗战杀鬼子的动力。

采写：史本亮 摄影：钟国庆

## 何俊生：在战斗中成长



何俊生，男，1929年10月生于河北省深泽县小堡村。1945年7月参加区小队，10月参军入伍。1948年4月入党。1952年2月到石景山钢铁公司工作。1963年6月到石景山区工作。1983年7月从石景山科委主任岗位离休。

我的家乡深泽县小堡村，抗战期间属于深泽县、晋县北部、无极县东部地区合在一起的抗日政权管辖，有一个县的大队有近300人，县下面有6个区，每个区有一个区小队，一个区小队有100多人。

大伯、父亲和叔叔都是1926年

入党的党员。大伯何昆山1937年已经是深泽县的县委书记，抗日战争刚爆发，我大伯在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民军张英武部逮捕，后被杀害。当时遇害的有4人，分别是地委宣传部长宋振恒和县里的两名干部。

叔叔何二红是区公安员，1942年与副区长李文天去开会，半路上遇到了鬼子，他掩护副区长李文天撤退，最后被鬼子包围了冲不出去，在子弹快打完的情况下为了不当俘虏自杀身亡。

舅舅杨同春比我大10岁，1943年参加八路军，到22团当通讯员，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敌人发现，在战斗中牺牲。

父亲和叔叔在1942年因为抗日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来村里抓他们哥俩，他们听说后跑到东北去避难。鬼子没有抓到我父亲和叔叔就把我奶奶抓走了，关在炮楼里一年，后来经过村里人营救，把我奶奶救了出来。第二年，我父亲和叔叔回来了，赶上鬼子到村里抓人又把我父亲抓走了，但是鬼子不认识我父亲，把我父亲打了一顿，打断了三根肋骨，后经营救被救了回来。

参军之前，我听说的惨案有很多，例如1943年在深泽县大直腰村赶集时鬼子突然包围了村子，抓走了100多青壮年人，把他们赶到一个大屋子里，然后向屋内放毒气把这100多人都毒死了。

1943年日本鬼子包围了我们村抓到了12个人，鬼子把这12个人都绑在树上用刺刀杀死了。走时又一把火把村子给烧了。我们小堡村在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鬼子烧了好几次。那时为了防日本鬼子我们在村里村外挖沟，鬼子来了可以顺着沟跑。在村里挖地道，防止日本鬼子偷袭，鬼子来了我们可以立即钻地道。

日本鬼子为了修炮楼，到处拆民房，不论是普通民众的房子还是地主的房子都要拆了修炮楼。那时有些房子表面上是砖的，里面是土坯，那也把砖抠下来。很多房子就被拆塌了。

那时汉奸也非常猖狂，我家附近的白庄就有一个炮楼，里面住着5个鬼子和一队伪军。队长是东北人姓胡。他儿子10多岁，养着一条日本大狼狗，他经常放狼狗咬人，那条狗还咬过我。胡家就是仗着日本人欺侮中国人。他们还经常

到村里抓年轻的女人，一抓去就是四五天，陪日本人睡觉，其实就是给日本人当慰安妇。

日本鬼子最猖狂的时候，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的歌谣：“黄沙滚，遮天空，鬼子汉奸遍地行，一天一个鬼门关，人民陷于水火中。”这个歌谣写出了当时人民生活的困苦，鬼子汉奸的骄横，他们横行乡里，见到东西就抢，见到年轻的女人就抓，人们恨透了鬼子和汉奸。

我现在对日本依然有刻骨仇恨，这个仇恨不可能因为时光流逝而淡忘，也不会因为讲友好而不去追忆。这是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

1945年7月，我不到16岁就参加了区小队，当时发了一枝汉阳造的步枪，那枪后坐力非常大，最多能打10发子弹，那枪就热了，打不了了。还发了5发子弹和2颗手榴弹、一条白毛巾、一条布带子上安着个卡子的腰带，这就算武装人员了。

我打的第一仗就是围攻白庄炮楼。我们把白庄炮楼包围不让鬼子和汉奸出来，不分白天和黑夜往炮楼里打枪，连着围困了他们10多天，5个鬼子骑着马冲了出去，跑

到了深泽县城。伪军冲不出去投降了，我们进了炮楼，我第一件事就是拿了一把铁锹把那条狼狗劈死了。别人说你劈它干嘛？我说它咬了多少中国人，不能留着。区小队一个战士冲进炮楼，把姓胡的汉奸抓住，一刺刀就把他捅死了。有人说，他都投降了你不应该杀他。那个战士说，我妹妹就是他抓到炮楼强奸的，我不能留着它。

打下白庄炮楼后，我们又参加了围困深泽县城的战斗，采用的也是围困住鬼子，日夜不停地打枪袭扰敌人。县城里少量的鬼子不敢出来战斗，围困了一段时间鬼子又跑到无极县城去了，伪军紧跟着就投降了。后来我们又与主力部队围攻无极县城，鬼子看守不住就又跑到石家庄去了，无极县城的伪军看大势已去也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我就参加了主力部队当了通讯员，参加了解放战争。回想参加区小队抗日的事，我想主要是仇恨，与日本鬼子有刻骨的仇恨。第二是觉悟，受到了父辈和村里干部地教育，明白只有抗日救国，中国才有出路，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

采写：甄斌 摄影：岳星